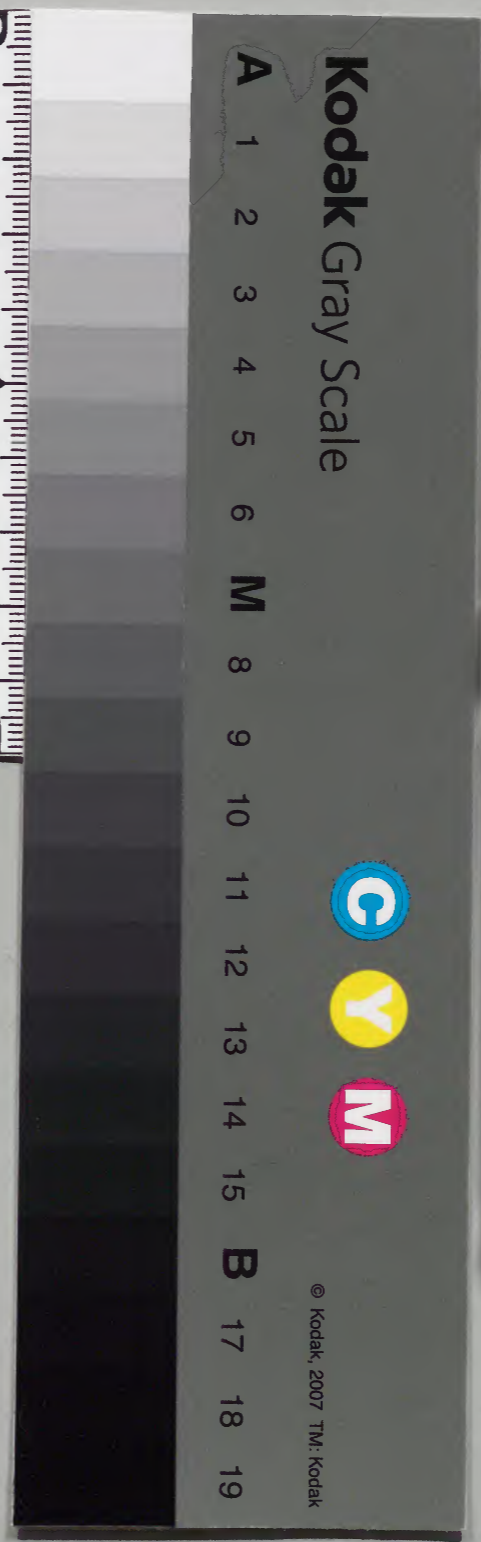


高識傳

二十一

内閣文庫
三六和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16819
冊數	57 (22)
函號	210 32



目錄

吞卵履跡

又

又

偽書

淺草文庫

衛宏詩序

朱子注易詩

宋儒語錄之陋

孟子書目

印油法

裝潢

顏真卿

太宗沉書於潭沱

秦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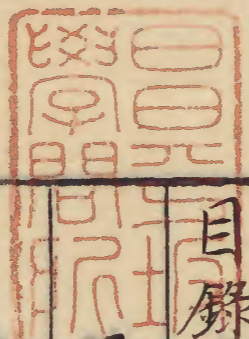
明太祖閱經史

上父書

用印法

學書費紙

民論



真跡難存

弁莊

陳兢

爾雅非周公書

秘閣藏書

中庸可疑

暮三百有六句

墨

司馬公讀書堂

通鑑不載雜駭

問雨雅

海錄

擁書萬卷

書倉

富文藏

書巢

書窟

胡元瑞

硃墨法

漢時策書

八分書

禁小說

諸葛武公著書

卜年占運歌

陸公却私奔

帑絹書畫墨污

造墨法

截書

樂府

方望溪朱子

隨園

謝在杭書目

譏白太傅

江陰城女子

狀元掇花

國馬公馬

閑逢撰提格

三百篇

歐公學韓文

龜蛙

東坡譏司馬遷

劉子玄辨文選

勅字

李衛公問答偽書

家語偽作

管子非仲所著

又

吃烟詩

安福郡王

明仁宗帝憫農詩

又

韓氏女

讀埤雅

社倉記

答利西泰

顏魯公

集古錄

陸放翁 狸毛筆

視皮輒囊

出師陳情二表

視民如傷

勤日記

真州難賦

文之山

文之山

宣州勸農文

范文正公蚊詩

王充論衡

觀書

日本表文

俗語

狐穴詩人

靜中一業

賈島

日本國

日本國王源義持

家鉉翁

真亡而偽出

論語吾道之稍梁

異端病經

讀昏燈

補破硯法

耐點燭

一丁

字省文

掇花

塔榜

疑孟

方蛟峯格言

劉敞不欲坐講

貓鼠議

白居易座右銘

乾隆御製登城詩

尹天民焚歷史

劉敞畏言箴

陳堯佐殘鱈魚文

柳湖時鑑

目錄終

高識傳卷之二十一

播磨加古川 周之輯

吞卵履跡

蘓老泉曰燕墮卵于前取而吞之簡狄其喪心乎巨人之隱然在地走而避之且不暇忻然踐之何姜源之不自愛也雖然史遷之意必以詩有天命鴛鳥降而生商時維姜嫄履帝武敏歆為信以又史遷之過也毛公作詩傳以鴛鳥降為祀高禘之族履帝武為從高辛之行及鄭之箋而後有吞卵之事是遷信詩而過鄭又信遷為過也蓋毛公誠為正論然異人之生

事出神奇亦不必過為之解

說者質疑

又

帝紀姜源為帝嚳元妃與帝禋祀上帝而生生稷慶都
生堯簡狄生契常儀生摯帝嚳不立稷而立摯是廢
長而立少也上古荒忽世紀難明以此不可據而詩傳
又有姜嫄無人道而生子帝嚳棄之故名棄夫既為
元妃矣安有無人道而生子乎其說倍謬陸樛亭商
周之先有無端典禮若玄鳥閼官之詩是矣按姜源
帝嚳元妃簡狄為次妃則稷契皆帝子也後人追隆
之祀乃有取于馭鳥巨人使稷契有母而無父謂之

何哉

又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詩緯曰契母有娥氏浴玄丘之水
玄鳥啣卵而墜契母得而吞之遂生契自此說一出
太史公因之朱文公詩傳因而不改夫燕不徒巢卵
不出簞何得啣而墜之解詩者求其說而不得乃假
之神怪以欺後世也按毛詩詁云玄鳥至日以太牢
祀高禘以祈子月令春之月玄鳥至之日以太牢
祀高禘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礼天子所御帶
以弓韉授以弓矢于高禘之前者契母以玄鳥至

之月請子有應詩人因其事而頌之曰命曰降者尊
之神之若曰寶自天降也謂仲春之月禱于高禖而
生商斯得之矣

偽書

天祿閣外史之偽人多知之唐韓鄂歲華紀麗乃海鹽
胡孝轅作也於陵仲子姚士粦叔祥作也韓熙載亦
有歲華紀麗

衛宏詩序

漢人好以自作之書而託為古人張霸百二尚書衛宏
詩序之類是也晉以下則有以他人之書而竊為己

作郭象竊向秀莊子注何法盛晉中興書是也至於
明代著作尤多竊取

朱子注易詩

朱子言平生傳注大學中庸論語所得為多易與詩所
得僅如雞肋蓋不滿於易本義與詩傳也又朱子著
近思錄黃勉齋云此書首太極非近思乃遠思也

宋儒語錄之陋

宋時僧徒陋劣乃作語錄始有喝捧咄啞粗態屎橛狗
子之鄙談唐僧唯知翻譯解經語錄無有也宋之大
儒亦學僧家作語錄亦以方言俗語欲求易曉反為

僧家所笑後人皆藉口於程朱以理學之一厄也

孟子書目

已上說各質疑

唐宋書目孟子本入丙部玉海始列在九經

印油法

古經解鉤沉

香油浸阜角于菟器內煎過放冷和熟艾成劑次加銀
硃以紅為度入絹袋中用菟玉器盛之數日一翻忌
銅錫器若日久油乾復用煎下油滴取盛器內以印
色置其上使自沁又不可自上澆下此法不蒸不煉
久而益佳

學古編

裝潢

裝潢染黃帑修治之名本齊民要術

顏真卿

顏真卿嘗使其僮奴刻已所著奴輒以意修改之大失
真惟吉州廬山題名書已即去後人為刻之乃得真
云

廬山紀事

太宗沉書於澤池

太宗文皇帝平王世充於蜀籍有交關語言構怨連結
文書數百事太宗命杜如晦掌之如晦復稟上當如
何太宗曰付諸曹吏行頃聞於外有大臣將自盡者
上乃復取文書背裏一物疑石重上親裏百重命中

使沉淖泥中更不復省以與光武焚交謗數千章者何異

柳城錄

秦璽

前世陋儒謂秦璽所在為正統故契丹自謂得傳國璽欲以歸太祖太祖不受曰吾無秦璽不害為國且亡國之餘又何足貴乎契丹畏服

後山談叢

明太祖閱經史

太祖在軍中甚喜閱經史後遂操筆成文章嘗謂侍臣曰朕本田家子未嘗從師指授然讀書成文釋然自順豈非天授乎

翦勝堂聞

上父書

上大人丘乙巳化三千七十士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礼右八句末也字不知何起今小兒學書必首此天下同然書坊有解胡說耳水東日記言宋學士晚年寫此必知所自又說鄒中曾記之亦未暇檢向一友謂予以孔子上其父書也上大人句上謂叔梁丘句聖乙巳化三千七十士尔躬可化士如并小生八九子佳句八九七十一也言弟子作仁為也可知礼也子仁相為用言七十大蔡取筆畫稀少開童子稍附會理也

根談

用印法

凡寫詩文名印當在上字印當在下道號又次之蓋先有名而後有字有號故也試有宋元諸儒真蹟中印皆然今人多不察此或曰印有大小小印用於大者用於下庶幾相稱此世俗之見也只論道理當何如印之大小何足云諺曰用一不用二用三不用四此取奇數也其扶陽抑陰之意乎嘗見豐存禮翻刻蘭亭記用印太多非古法也雖然其中印文有精者

古今印史

學書費帑

學書費帑猶勝飲酒費錢曩時嘗見王文康公戒其子弟云吾年生不以金幅帑作封皮文康大原人世以晉人喜蓄資談笑信有是哉吾年向老亦不欲多耗用物誠未足以有益於人然衰年志思不壯於事少能快然亦其理耳

歐公試筆

民論

天下事有可畏之勢者易備而無可畏之形者難見也易備者亦易應難見者必難矣故明智之君不畏夫方張之敵國而深畏夫未見其隙之民心蓋民心之搖搯於敵國之憂其憂之遲者其禍大而患在於內

者必不可以復為也古者有畏民之君是以無可畏
之民後之人君狃於民之不足畏而民之大可畏者
始見於天下嗟夫民而至於見其可畏其亦無及也
夫秦之先蓋七國也自孝公至於莊襄而亟耕刀戰
存食諸侯之境歷七世而并於始皇之手吁亦艱矣
始皇唯知天下之難合而其患在六國也故危其社
稷裂其土地而守置之以絕內爭之釁中國不足慮
而所以為吾憂者獨有四夷也於是郡桂林城積石
頽繫百輿而徠匈奴於千里之外始皇之心自以天
下舉無可虞足以安意肆志拱視於崑函之上而海
內晏者萬葉矣而不知夫天下之大可畏者伏於大
澤之卒隱於鉅鹿之盜而其睥睨覬覦者已滿於山
之西江之東也一呼而起氓隸雲合雖卅萬之
師建旄而下而全閩之地已稅駕於霸上之劉季矣
嗚呼秦以七世而亡六國之民以幾月而亡
秦以秦之強不能當民之弱天下真可畏者果安在
乎人君不得已而用其民以從事於敵國可不懼哉

真跡難存

陳止齋集

世言帝之精者可及千年今去二王終八百餘年而片
帝無存不獨晉人如唐世善書之跡甫三百餘年亦

希如星風何也嘗攷其故蓋物之奇異者常聚於富
貴有力之家一經火盜水火則舉群失之非若它物
散落諸處猶有存者桓玄之敗取法書名畫一夕盡
焚所喪幾何哉良可悲也

洞天清錄

斥莊

或曰莊子之文人不能為也迂夫曰君子之學為道乎
為文乎夫唯文勝而道不至者君子惡諸是猶朽屋
而塗丹雘不可處也智井而纂綺績不可履也烏喙
而漬飴糖不可嘗也而子獨嗜之乎或曰莊子之辯
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迂夫曰然則佞人也堯之所
畏舜之所難孔子之所惡是青蠅之衰白黑者也而
子獨悅之乎

迂書

陳兢

陳兢字戒宣和州貢辟雍以特科調貴州法曹當路交
薦不受乃登紹興庚戌進士初尉長汀再授恩平新
興二州教授留正知贛州辟注龍南令兼僉幕府事
有周禮解及雜文數卷藏于家

八閩通志

爾雅非周公書

爾雅非周公書也郭璞序云興於中古隆於漢氏未嘗
指為周公蓋是漢儒所作亦非中古也其言多釋詩

以是知之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琴兮憺兮赫兮喧兮
之類皆衛詩猗嗟名兮刺魯詩是皆列國之風非周
公與中古時明矣

猗覺寮雜記

秘閣藏書

內府秘閣所納書甚夥然宋人諸集十九皆宋版也
書皆倒摺四周外向故雖遭蟲鼠齧而未損但文淵
閣制既庫挾而牖復閣黑抽閱者必秉炬以登內閣
輔臣無暇留心及此而翰苑諸君世所稱讀中秘書
者曾未得窺東觀之藏至李自成入都付之一炬良
可歎也

韻石齋筆談

中庸可疑

中庸子思之言猶可疑也夫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和
可也發而中節謂之中可也和順積中何喜怒哀樂
之有？感應焉無過不及也則謂之中而已何以易
之列子言喜之復也必怒；之復也必喜皆不中也
可謂知言

寓簡

暮三百有六旬

書云暮三百有六旬有日以閏月定四時歲是一歲三
百六十有六日明甚今以每歲十二月計之只三百
六十日又有小盡不與焉世南嘗以此問學歷者所

對皆未精切其說當以今歲立春數至來歲立春恰
三百六十有六日以時刻較之實三百六十時世南始得其
說未以為然取百中經試加稽考殊無差者蓋三百
六旬有六日言其凡也其實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
分度之一日行一度一歲一周天一歲云者自今歲
冬日數至明年冬日凡三百六十有五日奇三時所
奇三時即四分日之一也若以十二月計之不滿三
百六十日者月小盡又積其餘五度有奇合之以置
閏其所以有小盡有閏月者以月行速二十七日有
奇已周天進三十度與日合朔合朔之際即為一月
凡一歲十二合朔故曰十二月若論暮之一當以氣
周斷不當以十二月斷也

游官紀聞

墨

書大字用松烟墨每患無光彩而墨易脫偶得太一宮
易高士書符用墨訣試之果妙其法以黃明水膠半
兩許用水一小盃煎至五分蒸化尤妙如磨松墨時
以膠水兩蜆殼研至五色見滓作再添膠水俟墨濃
可書則止如覺滯筆入生薑自然汁少許或鎔膠時
入膿阜角水數滴亦可

司馬公讀書堂

司馬溫公獨樂園之讀書堂文史萬餘卷而公晨夕所
常閱者雖累數十年皆新若手未觸者嘗謂其子公
休曰質堅藏貨具儒家惟以耳然嘗知寶惟吾每歲
以上伏及重陽間視天氣晴明日即設几案於當日
所側群書其上以曝其腦所以年月雖滋終不損動
至於啓卷必先視几案潔淨藉以茵褥後端坐看之
或欲行看即承以方版未嘗敢空手捧之非惟手汗
漬及亦慮觸動其腦每至看竟一版即側右手大指
面襯其治而覆以次指面然而挾過故得不至操熟
其帙每見汝輩多以指爪撮起其非其吾意今浮屠
老子猶知尊敬其書豈以吾儒反不如乎當宜誌之

通鑑不載雜騷

梁溪漫志

邵公濟博著書言司馬文正公修通鑑時謂其屬范純
父曰諸史中有詩賦等若止為文章便可刪去蓋公
之意士欲立於天下後世者不在空言耳如屈原以
忠廢至沈汨羅以死所著雜騷淮南王太史公謂可
與日月爭光豈空言哉通鑑并屈原事盡去之春秋
褒毫髮之善通鑑掩日月之光何耶公當有深識求
於考異中無之予謂三閭大夫以忠見放然行吟恚
懟形於色詞揚已露才班固譏其怨刺所著雜騷皆

幽憂憤歎之作非一飯不忘君之誼蓋不可以訓也
若所謂與日月爭光者特以褒其文詞之美耳溫公
之取人必考其終始大節屈原沈湫蓋非聖人之道
區區飾章繪句之工亦何足算也

問爾雅

問爾雅者所以通詁訓之指歸叙詩人之興詠釋古今
之異言通方俗之殊語多識鳥獸草木之名可以博
物而不惑茲其所以為百代指南歟奮說皆言周公
所制又言史佚教其子以爾雅又言孔子教魯哀公
學爾雅晉郭璞亦言興於中古蓋指周也是則爾雅
之出遠矣今閱其書而攷之則非周公之制甚明小
雅稱張仲孝友蓋宣王時人也而釋訓篇則有張仲
孝友之釋衛淇澳之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蓋美
武公也而釋詁則有過學自修之釋式微之詩為黎
侯作也而有微乎微之釋猗嗟名兮刺魯莊公詩也
而有上為名之釋其釋詁釋言釋訓諸篇大抵皆訓
釋詩書之辭悉出周公之後而云周公所制非矣又
釋歲名則曰周曰羊釋祭名則曰周曰釋周公豈自
稱其釋號以別夏商耶又於釋地篇叙十數之名舉
魯晉秦宋楚吳越齊燕凡九國繼之曰周有焦護是

數國在周公時固未有封者周公又豈自早宗周以
配列國耶以此知爾雅斷非周公作也漢人嘗有以
是問楊子雲者矣子雲以為孔子門人游夏之徒所
記以解釋六藝者也是亦意云爾亦何以驗其出孔
氏徒也或云爾雅實周公所制而張仲考友之類乃
後人所足猶春秋絕筆之後弟子續之至孔某卒之
類其說又如何願與諸君辯之

梅溪先生集

海錄

葉廷珪為兒時便知嗜書自入仕四十餘年未嘗一日
釋卷士大夫家有異書無不借無不讀無不終篇而
後止嘗恨無資不能傳寫間作數十大冊擇其可用
錄之名海錄

澹生堂藏書約

擁書萬卷

李永和杜門却掃絕跡下帷棄產營書手削削每歎曰
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

書倉

魯人曹平慕曾參之行因名曹曾家多書慮其湮滅乃
積石為倉以藏世謂曹氏書倉

富文藏

方漸如知梅州所至以書自隨積至數千卷皆手自竄

定就寢不解衣衾林朝光質之荅曰解衣擁衾會有
所檢討則懷安就寢矣增四壁為閣以藏其書榜曰
富文

書巢

陸務觀作書巢以自隨飲食起居疾病吟呻未嘗不與
書俱每至欲起書圍遶左右如積稿枝至不得行時
引客觀之客不能入既入不能出相與大笑遂名曰
書巢

書窟

孟景翌字輔明刻勵嗜學行輒載隨所坐之處不置
容膝四面卷軸盈滿時人謂之書窟

胡元瑞

婺州胡元瑞以一孝廉集書至四萬二千三百八十四
卷此皆近日士紳家事也安可以鬚眉男子竟同三
家村搭板漢乎余故畧一指出令汝輩知曠然宇宙
自有大觀所謂眼界欲寬者此也若曰六經皆注脚
何必乃爾余與汝輩未至此位地不得作欺人語

硃墨法

已上搭生堂歲昏約

法用好辰砂一兩三紅硃二兩用榛皮水煎膠清浸七
日夜傾去膠之清水於日色漸、晒至乾濕得所以

墨印之視中研用甚佳一法以花米同騰黃磨點
成嘉年內硃砂墨妙甚

遵生八牋

漢時策書

漢時策書其制二尺短者半之策書起年月稱皇帝以
命諸侯王三公其罪免亦賜策其異者隸書用尺一
木兩行而已

日知錄之餘

八分書

去隸字八分取二分去小篆二分取八分故謂之八分
沈存中補筆談曰今世俗謂之隸書者只如古人八
分書謂從初篆文變隸向有二分篆法故謂之八分

禁小說

實錄正統七年二月辛未國子監祭酒李時勉言近有
俗儒假怪異之事飾以無根之言如剪燈新話之類
不惟市井輕浮之徒爭相誦習至于經生儒士多舍
正學不講日夜記憶以資談論若不嚴禁邪說異端
月新日盛惑亂人心乞勅禮部行文內外衙門乃提
調學校僉事御史并按察司官巡歷去處凡遇以等
書籍即令焚毀有印賣及藏習者問罪如律庶俾人
知正道不為邪妄所惑從之

已上日知錄之餘

諸葛武侯著書

通志藝文畧載諸葛武侯所著書數十種今列其目於
左漢書音一卷貞潔記一卷卧龍十六策一策大道
明鑑一卷六壬類苑一卷平朝陰符二十四機一卷
六軍鏡心訣一卷諸葛武侯誠一卷又有諸葛亮陰
沒五事一卷郭冲撰又總裁丞相諸葛亮集二十五
卷

揮麈新編

卜年占運歌

甲子豐年丙子甲戌子蝗虫庚子亂若逢壬子水泊
都在正月上旬看正月上旬若無子朝中大臣去一
年以季肝山傳亦不知所從來也

陸公却私奔

太倉陸公容少美風儀天順三年應試南京館人有女
善吹簫夜奔公寢公給以首疾期之後夜女退陸公
作詩曰風清月白夜窓虛有女來窺笑讀書欲抱琴
心通一語十年前已薄相如遲明託故遷寓是秋遂
膺卿薦時年二十四

帑絹書画墨汚

燈草漬水洗

古今秘苑

造墨法

松烟十兩藿香甘松薑汁猪牙皂角四味用水煎去滓

澄清熬膏十兩中化何膠四兩膠用金箔三個銀箔
二個和烟一處攪勻用杵搗一萬餘下取出造成錠
子次下入灰池內春五日夏三日秋七日冬十日取
出任意用

截書

截書上下天地頭及書腦毛邊要放寬展以濶且長為
貴勿貪零布以致短狹

樂府

樂府二字是官監之名見霍光張放兩傳其君馬黃臨
高臺等樂章久矣失傳蓋因樂府傳寫大字為辭細
字為聲，詞合寫易至舛悞是以曹魏改將進酒為
平闋中上之回名克官渡共十二曲亦不襲漢晉人
改思悲翁為宜受，命朱鷺為靈之祥共十二曲亦
不襲魏太白長吉知之故仍其本名而自作己詩小
陵張王元白知之故自作己詩而創為新樂府元稹
杜詩言之其詳鄭樵亦言今之樂府崔豹以義說名
吳兢以事解目與詩之失傳一也將進酒而李餘乃
序烈女出門行而劉猛不言別離秋胡行而武帝云
晨上散闋山此道當何難皆與題無涉今人猶質，
然抱樂府解題為秘本而字摹句倣之如畫鬼魅鑿

空無據且必置之卷首以曄門面猶之自標門湖稱
乃祖乃宗絕大官銜而不知其與己無干也

方望溪朱子

隨園詩話

方望溪刪改八家文屈悔翁改杜詩人以為妄余以為
八家少陵復生必有低首俯心而遵其改者必有反
覆辨論而不遵其改者要之挾摭於字句間雖六經
頗有可議處固無勞二公之舍其田而芸人之田也

隨園

余戲刻一私印用唐人錢塘蘓小是卿親之句某尚書
過金陵索余詩冊余一時率意用之尚書大加訶責
余初猶遜謝既而責之不休余正色曰公以為此印
不倫耶在今日觀自然公官一品蘓小賤矣誠恐百
年以後人但知有小蘓不復知有公也一座巖然

謝在杭書目

在杭小草齋遊燕下菰居東臺江諸集而外有五雜俎
文海披沙西吳杖乘滇畧百粵風土記支提山志長
溪瑣語薛士玉悉以贈予薛妻是其玄孫故能道其
家世今皆微落板亦散七矣手鈔文集及所輯郡國
職林諸考尚在士玉家

榕城詩話

譏白太傅

宋蓉塘詩話譏白太傅在杭州憶妓詩多於憶民詩此
苛論也亦腐論也閔睢一篇文王輾轉反側何以不
憶王季太王而憶淑女也孔子厄於陳蔡何以不思
魯君而思及門也

蓉塘詩話

江陰城女子

本朝朔國時江陰城最後降有女子為兵卒所得給之
曰吾渴甚幸取飲可乎兵憐而許之遂赴江死時城
中積屍滿岸穢不可聞女子啣指血題詩云寄語路
人休掩鼻活人不及死人香

狀元撥花

古稱狀元不必殿試第一名唐鄭谷登第後宿平康里
詩之曰好是吾更殘酒醒耳邊聞喚狀元聲按谷登
趙昌翰榜名次第八非第一也周必大有同姚狀元
穎放回第二人葉狀元淮南漢狀元不可作十國春
焯載劉夔定例作狀元者必先受官形羅履先南漢
宮詞云莫怪官人夸對食尚衣多半狀元郎古稱撥
花不必第三名天中記唐進士杏園初會使少俊二
人撥花遊園若他人先折名花則二人被罰蔡寬夫
詩話云故事進士朝集擇年少者為撥花使是撥花
者年少進士之職非必第三名也進士帽上多插花

太宗曰寇準少年正插茱飲酒時溫公性嚴重不肯
插茱或曰君恩也乃插一枝大槩以年少者為貴某
及第詩曰人老簪花不自羞花應羞上老人頭醉歸
扶杖人多笑十里珠簾半下鉤或又曰平康過盡無
人問留得官花醒後看皆傷老之詞熙寧間余中請
禁撥茱以為傷風化遂傳此例後中以賍敗人咸鄙
之王弇洲曰禁撥茱之說譬如新婦入門不許粧飾
便教績麻造飯理非不是也而事太早矣余按李燾
長編載陳若拙中進士第三名以貌陋人稱瞎榜蓋
宋以第三名為榜眼亦撥花不必第三之証

國馬公馬

江西帥蘭皋先生名念祖督學浙江一時名宿都八綱
羅半皆蘊耕餘庵文為之先容蘊故癸巳進士長於
月且吾卿名士多出其門惟余年幼未往帥公來時
余年十九考古學賦秋水云映河漢而萬象皆虛望
遠山而寒烟不起公加歎賞又問國馬公馬何解余
對云出自國語注自韋昭至作何解枚實不知繳卷
時公閱之曰汝輕年能知二馬出處足矣何再解說
乎曰國馬公馬之外尚有父馬汝知之乎曰出史記
平準書曰汝能對乎曰可對母牛出易經說卦傳公

大喜拔置高等蘓先生聞之招往矜寵以不早識面
為恨先輩之愛才如此後帥公為陝西布政使竄死
臺上余賦吾古哭之末四句曰青蠅官海飛白骨沙
塲地何當抱孤琴塞外將魂招

淵達撰提格

郭注爾雅淵達撰提格未詳司馬負索德以爾雅為近
今所作所記年名不符古鐘鼎從未有以淵達撰提
紀年者鄭夾漈曰今人編年好用爾雅名甲淵達乙
為旃蒙是以一元大武為牛也夫隱語為背井逃難
之言豈可施於簡編乎顧寧人有古人不以甲子紀
歲之說又云古人不以王父字為字按通志歷舉春
秋時以王父字為字者八十餘條顧最博雅竟不曾
過通志何耶

三百篇

三百篇不著姓名蓋其人直寫懷抱無意于傳名所以
真切可愛今作詩有意要人知有學問有章法有師
承于是真意少而繁文多予按三百篇有姓名可考
者惟家父之南山寺人孟子之萋菲尹吉甫之崧嵩
魯奚斯之閼宮而已此外皆不知何人秉筆

歐公學韓文

歐公學韓文而所作文全不似韓此八家中所以獨樹
一幟也公學韓詩而所作詩頗似韓此宋詩中所以
不能獨成一家也

己上蓉塘詩話

記蛙

予有鞋布體而麻質其弊甚口趾不能以自蔽有蛙乘
罅而入蟄于鞋頰予不知也會昏暮如廁而蛙忽
鳴俯而視地無所見既行而又鳴予始疑之既就几
席而坐足每動則聞之然有聲以指模之有蠢而動
者予愕然未能物色其類呼童子燈之脫鞋而微露
一瓜乃蛙也命童子出之躍而去東郭先生衣弊履
穿貧甚矣然未聞有蛙乘罅而蟄者以是知予之貧
又東郭一等然蛙非可蟄之所蛙託身誤矣使其不
能自鳴幾死于足間予去歲嘗和韓退之答柳州食
蝦蟆詩以戒同舍果能止殺是蛙也豈以予不殘其
類故奮身而來託將以脫虫蛇吞噉之禍於一時耶
予亦幸而不踐之不然幾乎避禍而得禍也感而至
蟄而免自鳴以求全蛙亦有知矣勿以其蠢焉而愚
之人能持無害人之心而物以其類至能持無害人
之心人其有不至者耶時紹興庚午孟秋七月十四

日夜書

梅溪先生文集

東坡譏司馬遷

商鞅用於秦變法定令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捨遺
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秦人富
強天子敢胙於孝公諸侯畢賀蘧子曰此皆戰國遊
士邪說詭論而司馬遷濶於大道取以為史吾嘗以
為遷有大罪二其先黃老後六經退處士進英雄蓋
其小小者耳所謂大罪二則論商鞅桑弘羊之功也
自漢以來學者恥言商鞅桑弘羊而世主獨甘心焉
皆陽諱其名而陰用其實甚者則名實皆宗之庶幾
其成功此則司馬遷之罪也秦固天下之強國而孝
公亦有志之君也脩其政刑十年不為聲色敗遊之
所敗雖微商鞅有不富強乎秦之所以富強者孝公
務本力穡之效非流血刻骨之功也而秦之所以見
疾於民如豺虎毒藥一夫作難而子孫無遺種則鞅
實使之至於桑弘羊斗筭之才穿窬之智無足言者
而遷稱之曰不加賦而上用足善乎司馬光之言也
曰天下安有以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以數不
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滂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
足不過設法侵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也二子之名
在天下者如蛆蠅糞穢也言之則汗口舌書之則汗

簡牘二子之術用於世者滅國殘民覆族亡軀者相
踵也而世主獨甘心焉何哉樂其言之便已也夫堯
舜禹世主之父師也諫臣拂士世主之藥石也恭敬
慈儉勤勞憂畏世主之繩約也今使世主日臨父師
而親藥石履繩約非其所樂也故為商鞅桑弘羊之
術者必先辭堯舜而陋禹也曰所謂賢主專以天
下遺已而已以世主之所以人者甘心而不悟也世
有食鍾乳鳥喙而縱酒色以求長年者蓋始何晏
少而富貴故服寒食散以濟其欲無足恠者彼其所
為足以殺身滅族者日相繼也得死於寒食散豈不
幸哉而吾獨何為効之世之服寒食散疽背嘔血者
相踵也用商鞅桑弘羊之術破國亡宗者皆是也然
而終不悟者樂其言之美便而忘其禍之慘烈也

劉子玄辨文選

劉子玄辨文選所載李陵與蘓武書非西漢文蓋齊梁
間文士擬作者也吾因悟陵與蘓武贈答五言亦後
人所擬今日讀烈女傳蔡琰二詩其詞明白感慨頗
類世所傳木蘭花詩東京無此格也建安七子猶含
養圭角不盡發見况伯喈女乎又琰之流離為在父
沒之後董卓既誅伯喈乃遇禍今以詩乃云為董卓

所驅虜入胡尤知其非真也真擬作者疏畧而范曄
荒淺遂載之本傳可以一笑也

已上東坡先生文集

勅字

千字文題云勅員外郎散騎侍郎周興嗣次韻敕字傳
寫誤爾當時帝王命令尚未勅至唐顯慶中始云
不經鳳閣膏臺不得勅之名始定於此

李衛公問答偽書

楊文公談苑

七書所載唐太宗李衛公問答乃阮逸偽書逸建陽人
文中子元經闕子明易皆逸所作

治類

家語偽作

家語只是王肅編古錄雜記其書雖多疵然非肅所作
孔叢子乃其所注之人偽作讀其首幾章皆法左傳
句已疑之及讀其後序乃謂渠好左傳便可見

管子非仲所著

管子非仲所著仲當時任齊國之政事甚多稍閒時又
有三歸之溺決不是閒功夫著書底人著書者是不
見用之人也其書老莊說話亦有之想只是戰國時
人收拾仲當時行事言語之類著之并附以它書

又

管子之書雜管子以功業著者恐未必曾著書如弟子

職之為全似由禮定篇有似莊老又有說得也卑直
是小意智處不應管仲如此之陋其內政分卿之制
國語載之却詳

帝類

吃烟詩

吃烟至本朝始盛不但男子盡然即閨閣中亦皆手執
烟袋呼吸無忌者一士人作詩咏之曰寶奩數得買
花錢象管彫鏤估十千近日高唐增妾夢為雲為雨
復為烟 烏絲裊々細千綿點々微櫻紅欲燃差擬

海棠初雨後凝

脂和粉
泣朝烟

廣新朝

安福郡王

郡主寧靖王奠培之長女下嫁宣聖五十八世孫景文
天順元年封安福郡王工州書能詩有桂華詩集一
卷

列朝詩集

明仁宗帝憫農詩

農者國所重八政之本源辛苦事耕作憂勞巨農昏豐
羊僅能給歉歲安可論既無糠覈肥安得緼絮温恭
惟祖宗法周悉今具存遐邇同一視覆育如乾坤嘗
聞古循吏卓有父母恩惟當慎所擇庶用安黎元

又

亢陽久不雨夏景將及終禾稼紛欲稿望霓切三農祠

神既無益老壯憂忡、饘粥不得繼何以至歲窮予
為兆民主所憂與民同仰首瞻紫微籲天攄精忠天
德在發育豈忍民瘼痾施霖貴及早其必昭感通剗
改望有滄異以賴疲瘡

韓氏女

韓氏女巴陵人宋魏國公琦之裔名希孟少明慧知讀
書湖慶初元兵至岳陽女年十八為卒所掠將挾以
獻其主將女知必不免竟赴水死越三日得其屍練
裙帶中有詩曰我質本瑚璉宗廟供蘋蘩一朝嬰禍
難失身戎馬間寧當血刃死不作衽席完漢上有王
猛江南無謝安長跣赴洪流激烈摧心肝

讀埤雅

岳陽紀勝彙編

陸農師於名物可謂多識矣然其為書有自亂其法所
引雖博而非其著書本指不足相証而反以自病者
亦多矣釋暈雉而釋后服釋馬而釋車釋騏而釋服
釋龍而釋占釋著而釋重卦皆非其著書本指釋竹
而釋衛武公之德已去之遠而又及於明器釋倉庚
摘引月令可耳而全錄其文釋父則因五十曰父之
文而錄礼文全篇釋螽斯甘棠既不當釋詩而復旁
引莊子華封之祝劉歆宗廟之議釋臺漢其說尤迂

緩謂之詩箋義可也華之為籟蕭知其為在野之草而鹿之所食也顧不從箋而從毛與爾雅則水萍豈野生而亦豈鹿之所食耶白華之為管、其名而白華其詞也乃立白華一名而釋之由箋有白華於野之文而誤不思毛傳已明也蒲蘆之為野蜂則不當為草乃兩立其名而兩立中庸之文羊之始生曰達小曰羔未成羊曰羴既成曰羊則羔與羴乃羊之小與未成之通名不當冬立以為名也木之自斃者曰槁蓋斃木之通名而非一木之名也而乃有釋槁豕豬之通名疑其牝豚其牡、之去勢曰豚而其牡者假今乃釋豕與豚不為明也豝豞豨並見於詩毛鄭皆以為小豕惟毛以歲紀數鄭以生紀數為異要之皆野豬也若為豢獸則豢豨獵之所射且虞人致獸亦不當驅家畜以待田雖有一歲豞二歲豝三歲豨四歲豨與豕生三豞二師一特之異釋知其當為野獸者以詩之文義推之當然也今乃釋豝而遺其他而與豕豞釋疑於為豢畜與大豝所識者多而所取者博固不能無失與至其釋豢引豢譜小言釋豢者全錄花譜以無異童兒之識農師之學不宜其陋至此或其家子弟或他人誤增入之也

豢鍾曰可備

社倉記

王遵巖集

始予居建之崇安嘗以民飢請於郡守徐公嘉得米六百斛以貸而因以為社倉今癸三年其積至五十斛而歲歛散之里中遂無凶年中淵蒙恩輒以上聞詔施行之而諸道莫有應者獨湖帥趙公汝愚使者宋公若水為能廣其法於數縣然亦不能遠也紹熙五年春常州宜興大夫高君商老實始為之於其縣善權湖寶諸鄉凡為倉者十一合之為米二千五百有餘斛擇邑人之賢者承議郎趙君善石周君休承直郎周君世德以下二十有餘人以典司之而以書來屬予記予心許之而未及為也會是歲荆西水旱常州民飢尤極流殍滿路顧宜興獨下熟而貸之所及者尤有賴焉然予獨慮夫貸者之不能償而高君之惠將有所窮也明年春高君將受代以去乃復與趙周諸君皆以書來趣予文且言去歲之冬民負米以輸者繼屬爭先視貸籍無合命之不入予於是益喜高君之惠將得以久於其民又喜其民之信愛其上而不忍欺也則為之記其所以然者抑又慮其久而不能無弊於其間也則又因而告之曰有治人無治法以雖老生之常談然其實不可易之至論也夫

先王之世使民三年耕者必有一年之蓄故積之三十年之蓄而民不病於凶飢此可以為萬世之良法也其次則漢之所謂常平者今固行之其法亦未嘗不善也然考之於古則三登太平之世蓋不常有而驗之於今則常平者獨其法令簿書完鑰之僅存耳是何也蓋無人以守之則法為徒法而不能以自行也而況於其所謂社會者聚可食之物於卿井荒閑之處而主之不以任職之吏馭之不以流徒之刑苟非嘗得聰明仁愛之令如高君又得忠臣明察之士如今日之數公者相與并心一力以謹其出入而杜其奸欺則其法之難守不待已日而見之矣此又予之所身試者故并書之以告後之君子云

答利西泰

荆溪外紀

不佞熙陳留人也越故有蠻夷之虞而不佞自陳留徒越稱中國之虞越人君子數為不佞言利西泰先生非中國人然賢者也又精天文方技握算之術何公露少參得其一二欲傳不佞會病結韞眩瞶不果學亦不果來學時々神往左右恍石交矣既而翁太守周野出畸人十篇令序弁首慚非玄晏妄譏玄白負弩播糶聊爾前引故當轉充醯雞障耳不佞生三歲

許時便知有三聖人之教聲和影隨至今坐鼎足上
不得下側聞先生降神西域眇小釋迦將無類我魯
人詆仲尼東家亡忽於近耶及受讀天堂地獄短長
之說又似未繙其書未了其義者豈不聞佛書有云
入無間地獄窮劫不出他化自在天壽一晝夜為人
間一千六百歲乎推此而論定有遺漏夫不全窺其
秘而輒施攻具舍衛之堅寧遽能破敢請徧閱今口
上所頌佛藏角其同異摘其瑕釁更出一書懸之國
門俾左祖瞿曇者恣所彈射萬一鵠無飲羽人徒空
箴斯非千古一快事哉見不出此僅出謏聞資彼匿
笑一何為計之疎也藉令孜孜汲汲日溫時習無暇
盡閱其書請先閱宗鏡錄戒疏發隱及西域記神僧
傳法苑珠林諸書掇微稽實亦足闡聲罪之端不然
者但曰我國向輕此人此人生處吾盡識之安知非
別一西天別一釋迦如此間三鄰二老良史所不辨
者乎古今異時方域遼邈未可以一人之疑千人
之信也原夫白馬東來香象西駕信使重譯往來不
絕一夫可欺萬衆難惑堂下中國賢聖總萃謂二千
餘年之人盡為五印諸戎所愚有是事哉茲無論其
人之輕重直議其書之是非象山陽明傳燈宗門列

俎孔廟其書近理槩可知矣且太祖文皇並崇刹
像名卿察相咸峙金湯火書廬居談何容易幸毋以
西人攻西人一遭敗蹶教門頓圯天主有靈寧忍授
甲推轂於先生自隨聖城失定吉界耶不佞固知先
生奉天注戒堅於金石斷無陪師渝盟之理第六經
子史既足取徵彼三藏十二部者其意每與先生合
轍一寓目語便相襲詎知讀畸人十篇者掩卷而起
曰了不異佛意乎遼豕野芹竊為先生不取也嗟乎
群生蠕蠕果狹之內不知有膚安知有殼况復層殼
外事存而不論是或一道惟先生擇焉倚枕騰口說
愧謙占穹量鴻包應弗標外

虞德園先生集

顏魯公

昔魯公每遊名山必刻己姓名一置高山之顛一投深
谷之內曰焉知後世不有峻谷之愛耶古人重名所
以重其身今人不重其身只因不重名耳

集古錄

庚子消夏錄

歐陽公集古錄千卷皆手題之古今鉅觀也公精於書
學所題一筆一畫豪無懈意即此亦見公一斑公沒
世未久錄已漫散此四跋尾一為西嶽華山碑一為
漢楊君碑一為平泉山居草木記一為陸文學傳崇

寧中在趙明誠德父家後有其手題德父亦有金石錄二千卷蓋博雅君子也文忠公文章事業炳燁千古其手書又精工如是真希世珍後跋者有米元章韓元吉朱晦翁尤袤洪邁方從義胡儼李賢諸公亦他卷所未有也

陸放翁

程之毛筆

陸務觀先生自書所作詩八首後題嘉泰甲子歲正月甲午用郭端卿所贈程之毛筆時年八十矣書法勁逸老年不衰如此詩句冲淡全無烟火色相蓋公以寶章閣待制脩寶錄完即致仕優游若耶溪久領林泉之樂故其筆墨清勝如此昔公跋山谷卷謂此卷不應携在長安逆旅中亦非貴人席帽金絡馬傳呼入省時所觀他日幅巾筇杖渡清衣江相羊喚魚潭瑞草稿清泉翠樾之間與山中人共小巢龍鶴菜餅掃石置風爐煮蒙頂紫茁然後出此共讀乃稱耳予於公書亦云然卷中嘉泰甲子乃嘉泰四年也越五年而公歿集按涪南文集他日上有程子二字蓋帖乃程正伯所藏程為蜀人清衣江喚魚潭瑞草稿在蜀中小巢亦蜀蔬即東坡所賦元脩菜也

視皮輒囊

人而不學命之曰視皮學而不行命之曰輒囊

出師陳情二表

小窓清紀

前輩有云讀武侯出師表而不墮泪者其人必不忠讀李令伯陳情表而不墮泪者其人必不孝讀韓退之祭十二郎文而不墮泪者其人必不友夫如此總為真讀書今人非不日讀可涕可泪之書且看何人墮泪固知忠弟友道之難

小窓自紀

視民如傷

程子書視民如傷四字於座側余每欲責人嘗念此意而不敢忽

從政名言

勤日記

人之性稟智愚不同日之事端多寡不一必資記載乃無遺忘凡自上任日始即置一百冊登堂署政展之于前日有所行隨筆書寫新事之合爰落舊事之合催促或上所派或下所陳及有數目等事皆須墨筆筆記錄紅筆勾銷已行者點之已完者二之未爰落者空之每日檢點不可間斷然必貴乎二勤一曰心勤二曰手勤庶幾諸事不至失誤雖隔年遠亦可稽攷不勞文案不假吏樞蒞官之先務無出於此某始忝寧津再厠湖憲所筆之冊具存可見也

真州難賦

文心山

牧民心鑑

予既脫虎口至真州喜幸感嘆靡所不有各係之以七
言自正月二十羈縻北營至二月二十九一夜京口
得脫首尾恰四十日一入真州忽見中國衣冠如流
浪人乍歸故鄉不意重觀天日至此
四十羲娥落虎狼今朝騎馬入真陽山川莫道非吾
土一見衣冠是故鄉

文山別集

文之山

張元帥謂予國已亡矣殺身以忠誰復書之予謂商非
不亡夷齊自不食周粟人臣自盡其心豈論書與不
書張為改容因成一詩

高人名若浼烈士死如歸智滅猶吞炭商亡正採薇
豈因徼後福其肯蹈危機萬古春秋義悠悠雙淚揮

宣州勸農文

太守到郡踰月被命造朝辭允不免一旦夕去矣猶以
職事得出郊與爾農父老告語一次因記李叅政莊
簡公名光曾守此土後有一帖云僕項守宣州今已
二十八年東望雙溪疊嶂之勝感嘆而已因見諸父
老為祝率勵子弟為士為農仰事俯育為忠為孝戮
力以事田疇先時而畢租稅立身揚名以顯父母是
所望也李叅政去郡已久尚拳拳於宣人如此今太

守與爾父老方以相違然去之其拳子又可知因處
取李參政之意衍為勸農五詩又別為五詩以寓戒
酌酒與爾父老誦之爾父老其以轉語卿曲子弟能
從吾戒而不為惡即能從吾勸而為善矣他日太守
在他所遇宣人來必問曰爾父老安否爾農曾從吾
勸戒否爾等尚勉旃以副太守去後之思

第一勸爾勤耕作布種及時休落魄惟有鋤頭不悞
人飽食暖衣良快樂

第二勸爾行孝弟敬重爺娘以天地前人做樣後人
看滴子相承簷溜水

第三勸爾勤教子有子讀書家道起若還飽暖不知
書十萬莊田不禁使

第四勸爾常修善糶米救荒極方便但從心上做陰
功管取兒孫多貴顯

第五勸爾了王租莫教人喚作頑都羊子早納早收
鈔那有公人來叫呼

第一戒爾莫妄狀須知官府難欺誑從來反坐有專
條重者徒流輕者杖

第二戒爾莫避役既有田園那避得今朝經漕明日
倉到底費錢又何益

第三戒爾莫拒追塔力使棒欲何為有事到官猶可
說殺人償命悔時遲

第四戒爾莫尤賴故殺子孫罪名大縱逃人禍有天
刑害人不得替自害

第五戒爾莫奪路做賊不休終敗露軒斫徒配以中
來能得幾錢受此苦

文山全集

范文正公蚊詩

范仲淹少時求為秦州西溪監塩其志欲吞西夏知用
兵利病耳而解舍多蚊蚋文正戲題其壁曰飽去櫻
桃重飢來柳絮輕但知離此去不要問前程雖戲笑
之語亦豈茅渾厚之氣逼人况其大者乎

冷齋夜話

王充論衡

蔡仲郎入吳得王充論衡秘玩以為談助常置帳中隱
處後王朗為會稽守得其書亦秘玩之其文不逮南
華遠甚而問孔刺孟諸篇更是迂誕二子固非識士
觀書

木几穴談

勿捲腦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
夾帑隨損隨修隨開隨掩則無傷殘

出子昂
出書跋

日本表文

考槃餘事

余嘗見倭國求通表文曰臣聞三皇立位五帝禪權豈

謂中華之有主為知夷狄之無君乾坤浩蕩非一主
之獨權宇宙洪荒乃萬民之糾首故天下者天下之
天下也非一人之天下也臣居遠疆偏倭小國城池
不滿六十座封疆不足二千里故常存知足之心而
知足嘗足也臣聞 陛下作中華之主為萬乘之君
至尊至上也城池數千餘座封疆數萬餘里尚且不
足常起絕域之意天災殺機神號鬼哭地災殺機龍
蛇起陸人災殺機天地反覆堯湯有德四海來賓周
武施仁八方拱手今聞大國有興戰之策小邦有却
兵之法臣豈肯軌途拱奉天顏頌之未必其生逆之
未必其死今聞 陛下選股肱之師起竭國之兵來
侵臣境賀濶山前聊以博戲償君勝臣輸則滿上國
之策設若臣勝君輸反作小邦之利自古及今講和
為上罷兵為強免生靈之疾苦救黎庶之難卒年
進貢於中華歲々稱臣於弱國今遣使臣徑詣丹墀
取進止

剪勝楚湖

俗語

抗人言寧可曰耐可音如能可漢書楊越之人耐暑注
與能同李太白詩耐可乘明月又耐可乘流直上天
皆讀如能言人胸次不堪夷逞獨見以忤人者曰莫

真音如列挈漢書美莫而志節言人愚不省事者曰
僅魏萬詩五方造我語知我非僅癡亦曰慙隋書袁
寶兒多慙態得寵憐言人猶與不前猛者曰墨斥音
如迷癡瀘籍不躁暴者曰眠姪音如緬忝出列子又
皮日休反招魂上曖昧而下墨斥言人進退不果曰
佶儼音如熾職司馬相如賦乞以佶儼柳子厚夢歸
賦終若倚而佶儼兮言事煩煩不易作者曰鄭重法
王莽傳非皇天所以鄭重付命之意言天無用者曰
不中用史記始皇聞盧生竊議亡去怒曰吾將收天
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罵人曰老狗漢武故事上嘗
語栗姬怒弗應又罵上為老狗言終了不靖曰海紅
花蓋海紅花乃出茶之小者開時最繁開故借以為
喻罵人桀猾不循理者曰雜種晉書燕載記贊曰蠢
茲雜種奕世彌昌見人有不當意者曰嘴臭金史宋
破金泗州守將畢資倫不肯降繫獄十四年及肝胎
守將納合買任降北望哭拜謂之舜故主資倫見買
住罵曰國家未嘗負汝何所未死不可乃作如此嘴
臭也言人聆言不省曰耳邊風杜荀鶴詩百歲有涯
頭上雪萬般無染耳邊風作事助力曰阿瘡了武后
時南皮縣丞郭勝靜每巡鄉喚民婦註衣縫補而矣

之其夫至縛勝靜鞭數十主簿李懋往救解之勝靜羞諱其事但恐痛不禁低聲唱云勝靜不被打何瘡瘡衝寒而飢粟卒起曰瘡禁韓退之湖雞詩築毛各禁瘡日光微暖曰温瘡王建宮詞新晴草色暖温瘡白樂天詩池水暖温瘡言已是如此曰隔是元微之詩隔是身如夢頻來不為名問何人曰阿誰訛為元誰劇先主破成都置酒為樂龐統諫曰伐人之國而樂之非仁也先主怒曰武王勝商前歌後舞既而悔曰向者之論何誰為失統曰君臣皆失言人有病曰不快華陀傳體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戲又曰不耐煩庾炳之傳為人強急而不耐煩俚語又言要不得蓋人有病則嗜慾不遂要喫不得要行不得意義雖粗亦有可解遷居而隣友治具過飲曰暖屋亦曰暖房王建宮詞太儀前日暖房來言不潔曰鑿糟霍去病鑿臯澗下注曰盡死殺人為鑿糟蓋血汚狼籍之意也詬人傭工曰客作三國志焦光飢則為人客作飽食而已賤丈夫曰漢子北齊書何物漢子與官不就女子及笄曰上頭而娼女初薦寢於人亦曰上頭花美夫人宮祠新賜雲鬟使上頭呼女子之賤者曰了頭劇賓客詩花面了頭十二三草木穉而初莖

者曰始花音如試月令桃始華蟬始鳴註皆去聲言
戲擾不已曰騶音如裏熱叔夜書騶之不置稱善能
營生者曰經紀唐滕王蔣王皆好聚飲太宗嘗賜諸
王帛敕曰滕叔莊兄自能經紀不須賜物鄙人之庸
賤微薄者曰小家子霍光傳任宣謂霍禹曰使樂成
小家子得幸大將軍言日間小食曰點心唐史鄭僂
夫人云我未及餐爾且可點心言人作事無據者曰
沒雕當又曰沒巴鼻蕪長公詩云有甚意頭求富貴
沒些巴鼻使奸邪言人不通時宜者曰方頭陸魯望
詩頭方不會王門事塵上空緇衣事相邂逅曰
亘湊蓋闌湊之訛也或言吳越風俗除日互擊炒亘
交納之且餐且祈曰湊投殆此語所從出歟事多褒
貶曰包彈蓋宋人以包孝肅多所彈劾故云包彈畏
憚之詞也言人虛偽不檢者曰樓頭蓋宋時何家樓
下多亡賴以濫惡物欺人其時有何樓之號樓頭者
蓋何樓之惡對也言人舉止倉皇者曰麀麀馬廐蓋
四物善駭見人則跳躍自竄故以為喻又曰鼠張猫
勢亦此意也言人儀矩可喜者曰庸峭音如波峭本
梁上小柱名取其有曲折俊俏之意也

委巷叢談

狐穴詩人

唐末有喬子曠者能詩喜用僻事時人謂之狐穴詩人

靜中一業

戒齋雜記

宋景文言為文是靜中一業

荆溪楚語

賈島

賈嶋常以歲除取一年所得詩祭以酒脯曰勞吾精神以是補之

然藜餘筆

日本國

永樂元年命左通政趙居任行人張洪僧錄司右闡教道成使日本國賜居任洪各紵絲衣一襲道成金襴袈裟及僧衣錫杖如意淨瓶鉢盂各一事仍賜

南京行人志司

三人各鈔十錠銅錢一萬文

日本國王源義持

永樂十六年行人呂淵自日本還其國王源義持遣日隅薩三州刺史烏津勝全忠孝等奉表隨來朝謝罪表曰日本叢爾小邦自臣祖父以來受命朝廷霑被恩德不敢背忘以因倭寇旁午遮遏海道朝貢之使不能上達臣自知大恩而境內之人肆鼠竊者皆亡賴連逃之徒實非臣之所知既皆為天兵擒獲皇上天地之量父母之恩曲赦其罪悉皆遣歸臣之感戴不盡名言伏望貸臣之罪自今許其朝貢如

初不勝虔懇之至

家鉉翁

家鉉翁眉州人以廕補官累官知常州拜端明殿學士
僉書樞密院事元兵次近郊丞相吳堅賈餘慶檄告
天下守令以城降鉉翁獨不署文天祥女弟坐見故
繫奚官鉉翁傾鉉翁傾橐中裝贖出之以歸其兄璧
鉉翁狀貌奇偉身長七尺被服儼雅其學邃於春秋
自號則堂元帝改館河間乃以春秋教授子弟數為
諸生談宋故事及宋興亡之故或流涕太息成宗即
位放還賜號處士數年以壽終

逸民志

真亡而偽出

老莊之道德不出於三代之時楊墨之仁義不出於三
代之世諸儒之偽書不出於未焚書之前蓋俗有所
不能則偽行尊世有所不識則偽物售人有所不知
則偽書出

楊奇文贈

論語吾道之稻梁

論語之書非吾道之稻梁而何也天下可無稻梁則是
書可無矣雖然匹夫匹夫一日而無稻梁死不死也
一匹夫匹婦而已矣况未必死乎然則稻梁者無之
不可也一日而無之亦可矣至於是書一日而無之

則天下其無人類矣知本之奈有人類而無人心也
有人類而無人心其死者一匹夫匹婦而已乎如文勢
江之湧然則論語之書又非止於稻梁而已也
而不可過

異端病經

劉歆層法引武成咸對商王之句鄭氏書注引伊訓載
字在毫之辨按書初無是言斯言之出乃聖經中之
有黃巾赤眉當鳴鼓而攻之可也

讀書燈

香油一斤入桐油三兩耐點又避鼠耗以鹽置盞中省
油以姜擦盞邊不生暈瞿祐俗
居家必備

補破硯法

就硯底以刀刮細末用黃蠟火中撮令勻須火中安排
以補損處一色且牢

耐點燭

黃蠟 松脂 槐花各一浮石四兩
右一處溶用燈心布澆一晝夜僅點一寸

一丁

今文人多用不識一丁字祖唐書挽兩石弓不如識一
丁字出處考之乃个字非丁字按續世說書此个字
蓋个與丁相公傳寫誤為後又觀張翠微考異亦謂

个字乃知世說之言為信又觀蜀志南史皆有所識
不過十字之語世通謂王平所識僅通十字恐是十
字亦未可知十與丁字又相似其文亦有據也此與
淮南子言宋景公熒惑徙三金之謬同史記謂三度
字省文

今人作字省文以禮為礼以處為処以與為力凡章奏
及程文書冊之類不敢用然其實皆說文本字也許
叔重釋礼字云古文処字云止也得几而止或從處
力字云賜予也力與了同然則當以省文者為正

掇花

選年最少者二人於賜湖喜宴日先到瓊林苑拈花迎
狀元吟詩此唐制久廢今人或謂第二名為掇花者
非也

朝華類要

擔榜

戲謂第五甲末名為擔榜狀元

疑孟

或問之節倪公思曰自馬溫公乃著疑孟何也答曰蓋
有為也當是時王安石假孟子大有為之說欲人主
師尊之變亂法度是以溫公疑於孟子以為安石之
言未可盡信也

湛淵靜語

方蛟峯格言

方蛟峰格言八句予嘗書作兩軸懸於齋閣富莫富於蓄道德貴莫貴於為聖賢貧莫貧於未聞道賤莫賤於不知恥貧不安分謂之窮仕能行道謂之達得志一時謂之天流芳於百世謂之壽人謂呂居仁語非也

劉攽不欲坐講

古之人臣坐而論道非尊大臣也尊道也後世儒臣坐而講經非尊儒臣也尊經也經者載道之具尊乎經所以尊道也宋初立坐講之制仁宗廢之安石舉坐講之禮韓維助之劉攽止之維之言曰禁中僧人說法猶得陞高踞坐吾儒講聖人之道乃獨不得坐耶攽之言曰韓維讀聖人書乃欲自同髡徒無君臣上下乎嗚呼攽之辨道矣攽但知君之為尊而不知吾道之尤尊也

青備餘談

貓鼠議

臣聞天生萬物剛柔有性聖人因之垂範作則禮記郊特牲篇曰迎貓為食田鼠也然則貓之食鼠載在禮經以其除害利人雖微必錄今此貓對鼠不食仁則仁矣無乃失於性乎鼠之為物晝伏夜動詩人賦之

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又曰碩鼠碩鼠無食我黍其
序曰食而畏人若大鼠也臣旋觀之雖云動物異於
麋鹿麋兔彼皆以時殺獲為國之用貓受人養育職
既不脩亦何異於法吏不勤觸邪疆吏不勤扞敵又
按禮部式具列三端無貓不食鼠之目以茲稱慶臣
所未詳伏以國家化洽洽平天府荐至紛綸雜沓史
不絕書今茲貓鼠則若以劉向五行傳論之恐須申
命憲司察聽貪吏誠諸邊戾無失徼巡貓能致功鼠
不為害

唐文粹

白居易座右銘

崔子玉座右銘予竊慕之雖未能盡行常書屋壁然其
間似有未盡者因續為座右銘

勿慕貴與富勿憂賤與貧自問道何如貴賤安足云
聞毀勿感之聞譽勿欣之自顧行何如毀譽安足論
無以意傲物以遠辱於人無以色求事以自重其身
遊與外分岐居與正為鄰於中有取舍此外無親疎
修外以及內靜養和與真養內不遺外動率義與仁
千里始足下高山起微塵吾道亦如此行之貴日新
不敢規他人聊自書諸紳終身且勗身沒貽後昆後
昆苟反是非我之子孫

乾隆御製登城詩

城高千仞衛山川
虎踞龍盤王氣全
車馬往來雲霧裏
民生休戚在當前
真帝王詩也

帶經堂詩話

尹天民焚歷史

分甘餘話曰
道君時以言官建議習詩賦者杖一百有
尹天民者為南京教官至之日悉取史記以下至歐
陽史焚講堂下王安石之學術為害於世道人心如
此又按建言者御史李彥章也疏以詩賦為元祐學
術其意在黃秦晁張四學士而並劾及前代儒淵明
杜子美李太白皆貶之尤可笑定律令則何執中也
二子可謂失其本心無恥之尤者矣

劉敞畏言箴

吾甚畏言、可畏也而不能默然吾言悃、獨而後和
人猶以為過吾言繩、譽而不訾人猶以為非、吾
言之畏維人之多忌非吾之不能默然而人實多言
若是者其止乎其已乎其勿問而唯乎譬之於物其
為石不為水乎水之滔、往而不來有陷而淵有壅
而洄有激而在山椒曰水哉水哉

宋文鑑

陳堯佐戮鱔魚文

己亥歲予於潮州建昌黎先生祠堂作招韓薛載鱔魚

事以旌之後又置其魚為之讚凡好事者即以授之
俾天下之人知韓之道不為妄也明年夏郡之境上
地曰萬江村曰疏寅張氏子年十六與其母濯于江
溪倏忽鱷魚尾去其母號之弗能救洎中流則食之
無餘予聞而傷之且謂天子聖武王澤昭洽刑不僭
賞不濫海內海外罔不率俾昆虫草木裕如也鱷魚
何悖焉而肆毒任虐之如是不可不為之思也命
縣邑李公詔郡吏揚然擎小舟操巨網馳往捕之咸
謂予曰彼不可捕也穴深淵游駛浪非人力之所能
加也曰方今普天率土靡不臣妾山川陰陽之神奉

天子威命晦明風雨弗敢逾也鱷魚時遠與儉毒茲
物律殺人者死令魚食人也又何如為昔昌黎文公
投之以受則引而避是則鱷魚之有知也若之何而
逐之姑行為必有主之者矣予當請于帝躬與鱷魚
決二吏既往即以予言告之且曰苟無網輒止伏不
能舉繇是左右前後力者凡百夫曳之以出絀其吻
械其足檻以巨舟順流而至蓋郡聞之悉曰是必
妄也安有食人之魚形越數丈而能獲之者為既見
之則駭而喜且曰生於世有百歲者矣凡上下水中
或見其隆伏鬣鬣之狀雖相遠百步尚不敢抗今二

吏捕之猶拾芥焉實今古之所未聞也所未聞也向
非公之義洽于民公之令嚴於吏然自誠而不欺也
又安能殲巨害平大怨宜王者之威刑焉予始慎之
終得之又意韓愈逐之於前小子戮之於後不為過
也既而鳴鼓召吏告之以罪誅其首而烹之辭曰
水之恠則曰惡兮魚之悍則曰鱗兮二者之異不可
度兮張氏之子羊方弱兮尾之食之胡為虐兮瑯母
氏俾何說兮予寶命吏顏斯作兮害而弗去道將索
兮夙夜思之哀民瘼兮赴二吏行斯恪兮矯巨
尾迎而搏兮獲而獻之俾八樂兮鳴鼓召衆春而斷
兮而今而後津其兮

奔開時鑑

雍熙三年宜州山夷攻其州弗克全之西鄙樂安里蚬
有粟氏因之會其族南劫興安縣敗入溪峒連歲不
寧天子擇中貴臣二人泣全邵州以靜之明年春粟
氏來歸魁狡皆奉吏州庭乃刺時鑑一篇于石以誠
之

族盛卑邑邦大下國違道致殃干命取亡居夷鄰德
處險近賊蜀難通軺吳莫容舳嘯萬羣茲摧壘倒關
象踏圍矣蛟斃鼓已蠱織曷存蟻微何奔兇猛恃力

逼死罔逸年鴛誠捷懷餽受緹小人為美君子是恥
所失若塵其治如鈞寧之弗復喪乃必覆習禮可式
翫兵竟慝怨懼興禍貪慾生過徇意成明佛心見憎
以畏卒潰苟悅爰萃謹政防亂慎行避患缺玉不補
積滓非汚來紆往亟愚睽智臆跡昭事著利合動裕
平原廣野馳車走馬高浪汲淵有鱗有鱣保爾攸宜
胥樂在時刊文無窮

誠永終

宋文鑑

高識傳卷之二十一終

